

村庄南面一千多米开外,有条河在静静地流淌。一年四季,河水几乎都是碧盈盈的,远处吹来一阵风,河面会皱起一层波纹,显得恬静、淡雅。风平浪静时,她又像一位哲人正在沉思着,缓缓向前。岸边的石头被阳光和雨水漂白磨光,有多少回,我坐在微凉的岸石上,看旭日映照下的粼粼金波,欣赏黄昏细雨中薄雾笼罩的水面,眺望烟火缭绕的村庄,想象它的前世和今生。有时候,我会情不自禁地向水面飞去几枚小瓦片,然后按着手指细数随之散开的缕缕涟漪。

水流处必有灵气。河水喂肥了两岸的土地,树木葱茏、绿草茵茵、稻谷飘香。放牛的日子,我把牛牵到河岸,那里生长着茂密的白三叶、早熟禾、狗牙根草等,颜色青翠,身段柔软,是天然的优良草种,深受黄牛喜爱。牛吃草时,我看环环,或者躺草地上,用帽子遮挡强光,睡大觉。

河里生长着丰富的植物,这些植物有层次感。紧贴水面的是浮萍,它们总是轻轻颤动着,一刻都不停歇。高出浮萍一头的是慈姑,丰满瓷实的身体挤挤挨挨地占据了半个河面,慈姑富含蛋白质等多种营养成分,不仅可作蔬菜,而且可入药,有解毒消肿之功效。还有菖蒲,叶片盈绿、端庄秀丽,一丛从刺出水面,蜻蜓飞来飞去,在它们剑锋似的顶端尝试着降落。最令人陶醉的是王莲,这种大型热带草本植物,似乎生来就自带王者风范,拥有优美的叶片,花色在红白之间转换,花香四射。王莲结果,大小如莲子,可食用,村里人称之为“水玉米”。

水下有鱼,且品种不少,鲫鱼、鲤鱼、鲶鱼、黄鳝等,到底有多少种我也说不清。它们按食性分布在不同的水域,和水生植物共同组成一个水世界。秋天到了,适合捕捉黄鳝。捕捉的工具是用竹篾编织而成的竹篓,形状似葫芦,前面一端敞口,后面一端封口,以蚯蚓作诱饵。晚上将竹篓放置在微微流水的浅滩。竹篓横躺,敞口朝水流方向,底部一小部分埋入泥沙。黄鳝夜间出来觅食,被诱饵的香味引人篓中。次日早晨收起竹篓,必有所获。

每条河都是有源头的,酸梅河的源头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或许某块石头下面渗出的水,是它源头;又或许一场大雨后天晴了,草叶上

那些晶莹的雨滴,是它细密的源头……无论源自哪里,它最初给出的流水,每一滴都是鲜活和纯净的。

月明星稀的夏夜,忙碌了一天的母亲们,相约来到河边洗浴。小孩子喜欢看热闹,偷偷躲在河边的草丛里。借着月光,我看见母亲们健硕的身体,浑圆的乳房冒着水汽,那么饱满,那么美丽。她们一边洗浴,一边高声谈论男人、儿女和庄稼,肆无忌惮地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劳累侵蚀着母亲们的身心,但她们的脸上,始终迎光而笑,灿烂如阳,看不到一丝一毫伤感的表情,她们怀着一颗宽厚善良、乐观向上之心,面对生活的种种。

我很晚才会骑自行车,但很早就会游泳。小学二年级,每天放学后,我别出心裁地在浅河里漂起一块宽厚的旧门板,将下巴颈搁在木板上,在水里学习游泳。不用多长时间,我就学会了仰泳、蝶泳、自由泳等游泳姿势,可以在河里恣意畅游。沿岸没有工厂,河水没有受到任何污染,口渴了,我张开嘴巴,咕噜咕噜地乱喝一通,味道如井水一般甘甜。

河上横跨一座青石桥,长约四十米,宽三四米,把东边的三家村和西边的酸梅村联系在一起。桥下有三个半圆形的桥洞,两个厚实的桥墩牢牢地托着桥身。桥侧有一个用石条镶嵌的石框,上面刻着“酸梅桥”三个字。雨季来临,河水暴涨,石桥与河水连接在一起,融为一体,远远望过去,恰似水上生出一座桥。桥身的许多地方,蒙上了或浓或淡的苔藓,让石桥显得深沉凝重。靠近东边的桥头,一丛从小草倔强地从石缝里探出头,俏皮地打量着过往行人。

夏天来临,炎热难耐,家里连一个像样的风扇都没有,更别说空调了。为了消暑,我们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泡河里,即使是上午,也会跑到河边玩水,享受天然的液态空调。我们变着花样玩,有胆大的建议到桥上练习跳水。桥面离水面有七八米,刚开始,我们只是简单地往下跳,直入水,后来觉得不够过瘾,改为转体跳水。这个动作难度大、风险系数高,但我们乐此不疲,只求刺激。所幸的是,我们一起玩耍的那拨孩子中,没有人因为跳水出过意外。

离开家乡后,我与酸梅河渐行渐远。每次回到村里,我都要到河边走一走。站在石桥上,吹着从田野孕育出来的凉风,整个人显得特别舒展。河水清澈,蓝天和白云倒映其上,一阵微风使天空皱缬,数秒钟后再恢复。几只蜻蜓自由飞翔,在河面上划出漂亮的弧线。每次看见河水,我总会遥想王勃在滕王阁里鼓盆而歌: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心情倍感愉悦,给返乡之旅增添温暖和熨帖。

岁月里,正是靠母亲捡来的那一两袋稻子,我们兄妹五个才勉强不饿肚子,我们一个个才上了学,立了业,成了家……可当我们像鸟一样飞离老家,在城市里安顿下来以后,忽然发现母亲就像一台机器,因为日夜不停运转而日益衰老了,并且开始不断地出毛病。母亲总是无所谓,还是坚持田间劳动,我则怕她累坏了身子。每次回老家,我总想多给她一点钱,让她安闲在家,可她就是不听劝。

我好奇地问二哥,你说这三捆稻子差不多都是娘捡的,难道还有别人帮她捡的吗?

二哥听了,贴着我的耳朵小声笑着:“这是我的秘密,千万不要让娘知道!你想想,娘的腿脚不便,她哪能捡这么多?她每次出去捡稻子,我就偷偷拿点稻子放进去,再重新捆扎好!”正说着,母亲扛着一小捆稻子回来了,我赶紧伸手接过。不等母亲喘口气,二哥就指着那几捆稻子大声地对我说:“瞧,这些稻子可都是娘捡的哦!”

霎时,我看见母亲的笑容从眼角荡漾开来,她走路的步子,似乎也更稳健了。

原来一直以为,给母亲一些钱,让她安度晚年,是对她最大的爱。其实,二哥的这个秘密,和“这些稻子都是娘捡的”这句话,对母亲来说,比给她钱更重要。

我们兄妹五个,都是靠父母土里刨食,把我们养大的。除了二哥守在农村,我们几个都相继进城娶妻生子,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。二哥的生活最苦,依然沿袭着父母的生活方式,但二哥的秘密告诉我,还是二哥最懂妈,他和母亲相依为命,并知道用怎样的方式来爱母亲,想到这,读了多年书的我,不禁汗颜。

家养的那株茶花,在长长的一年时间里都坚守着绿色的沉默。新芽儿倒是时不时抽出,在嫩绿、翠绿、墨绿间换着花样,却不着半点胭脂色。直至冬天白草的尾巴尖儿摇到眼前,才恍若刚睡醒似的,懒懒地结了几颗红苞。橄榄一样大小,像一把未打开的舞蹈扇子,又像一支笔毫蘸了红墨,欲书写一番。

在一个微雨的晨曦里,我无意中一瞥,竟看到红苞儿已开了一小半,仿佛一只小酒杯盛满娇羞。三四天后,又一个晨光熹微,花骨朵就尽情舒展开来,红如酒醉的容颜,圆如天上的月盘。那层层叠叠的花瓣,似厚厚的纸片,将写满的心事全吐露了出来。呀!原来是春在夜里掌着灯,蹑着脚,悄然无声地到来了。人毫无觉知,但茶花已嗅到了气息,因此毫无差池地惹出了瓣瓣相思。

春,就这样从一条不知处的野径,分花拂柳而来。宛如深山密谷里从师修行的俏皮少女,技艺初成,未经师门允许,便悄悄翻过了冬雪堆积的院墙,偷溜下了山。踩着细碎的星辰之光,抖落一地冰寒,青春的朝气初现,蓬勃着无限生机。

如果说冬天是白衣胜雪,那么春天就是百花罗裙;如果说冬天是一尾安静的白狐,那春天就是一只活泼的七色鹿。呦呦鹿鸣之中,小蹄子卷起的不是尘土,是花团锦簇。

白居易诗云:春风先发苑中梅,梨杏桃梨次第开。百花轻牵着春的衣袂,追随着春的莲步,将最美的颜色插入山川田野的寂寞中,将最烈的深情卷进了唐诗宋词的繁华里。

芍药的娇艳不亚于牡丹,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爱情之花,寓意着思念和依恋,表达着真心和诚意,和玫瑰、百合、蔷薇等其他花儿一样,常用以象征爱情。当然,如果你不拘泥,春天里每一朵花儿都可以是美好情感的见证。

芍药